



## 耳醒之地

□周晓绒

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这是王维的诗。水急客舟疾，山花拂面香。这是李白的诗。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这是翁卷的诗。云间迷树影，雾里失峰形。这是王勃的诗。雨天驱车去弘杨，山路十八弯，忽高忽低，景色各异，宛如驶入古人幽深的诗境。

我脑子里想着古诗词，坐得不辨东西，不分南北，车子却在一个山顶停了下来。像戛然而止的休止符，唤醒我与古人的神交。站在山顶，见岚烟四起，翠竹幽篁。沿山而建的木质旧民居，一梁一栋，一檐一椽，都有农耕时代遗留的温暖而缓慢的气息。我想到它的气质——秘而不宣，遗世独立。

烟雨朦胧中，四周寂静无声，虫声和鸟雀之声从这寂静中升浮出来，我的那双从城市的喧嚣中抽出的耳朵，忽然之间苏醒了。我听到了一些不该听到的东西。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”这是王维的声音，他迷失在22000亩竹林里，他只得摘了一些野果裹腹。他走一程歇一程，碰到挖笋的山民吃点心，山民咬着麦饼，喝着番薯烧。山民朴实，随口问道：“先生，来只麦饼？”王维大悦，嚼着麦饼，赞：“香。”王维问：“此地是何处？”山民答：“弘杨村，人称‘宁海小西藏’。它东边靠近西溪水库，南边是大松溪，西边则靠近中央山村和上辽岗。”王维说：“嗯，不愧是江南好地方。山高路远，你挖如此多的笋，挑出去卖吗？”山民答：“哪里。三月三毛笋节，大宴八方来客。您老随我下山，一起过节吧。”王维答：“然！”可是山民一转身，不见了王维，我也听不见他们的对话，我的耳朵又成了城市的耳朵。我不知这一幕是真是假，但这弘杨村的毛笋节倒是真真切切的。

春分一过，上千亩的竹林铆足了劲，一个个笋芽箭一般射出泥土，长成春笋。那些欲出未出的笋，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黄泥拱笋。它躲在黄泥里，被春雨滋润得体态丰盈，是最肥美鲜嫩的笋。笋长在土里，要找到它也是不易。一般人眼睛盯着地，那笋好像成了鱼，会活生生从你眼皮底下溜走。山民却眼疾手快，训练有素，能从地表的微小变化中捕捉到竹笋的踪迹，一挖一个准，且挖得完好无损，他们都是掏笋的好手。

弘杨村是宁海最大的竹笋产地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，孕育出味道独特的鲜笋，鲜中带甜，不痒喉咙。好客的山民一大早就去挖笋。刚从山上挖来的笋，跟城里卖的肯定是有差别的。用山民的话说：“这是活跳跳的笋。”好一个“活跳跳”，在他们的眼里，此时的笋就是一条条活鱼啊。村妇们更是拿出看家本领，把烧笋的绝活在众人面前亮一亮：油焖笋、烤笋、肉烧笋、咸菜笋，花样繁多，看得你直咽口水。那就好好坐下来，放开肚子吃吧。

我在村子里看见一个妇人，脸色红润有光泽，也没有太多皱纹，看上去只有六十多一点。我赞她六十岁还这么年轻，她笑笑说：“我八十岁了。”见我诧异，她说：“我婆婆99岁还在呢。”空气清新，心态平和，吃着无污染无添加的食品，大概就是长寿的保障。我想，我什么时候也能去那儿住住，那该多好啊。太阳晒晒，红豆杉吃吃，香榧剥剥，番薯烧喝喝，烤笋咬咬，真是令人神往的日子。

弘杨村留存着传统的过小年习俗，每年的腊月二十四，家家户户过小年。村民们掸完尘，把村道清扫干净，把村子装扮起来。村文化礼堂前挂起一盏盏红灯笼，将山间的小村点缀得红红火火。谢年典礼完毕后，村民们就开始杀牛宰羊欢度节日，犒赏劳累了一年的自己。

弘杨村，让我想起一首童谣：“山里山，湾里湾，萝卜菜籽结牡丹”。一到那里，你的耳醒了，眼亮了，你或许还会滋生出一颗天真活泼的心。

## 一棵秋天的树

□徐琼

45年前，父亲买下村里的一间街面房时，定然想不到对面的大宅子有一天会被“文保”起来，更想不到有时坐在藤椅上纳凉会不小心进了行摄者的镜头，成了古村街景的一部分。

村叫“凤吞村”，在西乡横街。与一般“毛岙”“崔岙”等姓氏加地形的取名方式不同，古村名源自古代传说中的瑞鸟。相传此地风景秀丽，曾引得凤凰来栖，后凤凰化身为山，故山为“凤凰山”，村为“凤吞村”，溪为“凤吞溪”。

村很大，以至得分成东、西两个行政村来管理，我家在西村。街很长，分上、中、下街三段，连起来形成“丁字形”的布局。街又很窄，大晴天，日头从东边挪到西边，只在街面留下狭长的几何图形。最妙的是雨天，撑把伞走到街的窄处，就听得两旁的屋檐水“啪啪”地落在伞顶，很有些重量。街面的房子多为两层楼的结构，间或有几幢大宅，斑驳的砖瓦，大墙内庭院深深。溪不宽，在街的西南侧蜿蜒而行。

我家对门的大宅子唤名“yi tai”，那是我童年的乐园。大宅的主人是个长着白色寿眉的老先生，很会讲故事，我们叫他“yi tai 爷爷”。“yi tai”怎么写？为什么取这个名字？会有另一个地方叫“er tai”吗？这些问题在我脑海里出现过很多次，却从未深究。那时的我还太小，只晓得前后两进房子间的石板天井和灶间是大宅里最好玩的地方。门楼顶部的大丛覆盆子也很有吸引力。一到夏天，它便倒垂下来，结出红色的果子，可惜太高，够不到，我们只能咽着口水眼睁睁看着它结出果子又兀自被晒干。

老街原是石板路，上世纪80年代撬了石板

铺水泥地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记事，大人小孩似乎都很开心，人们站在街头热烈地讨论着，仿佛铺的不仅是路，还是热闹的新生活。

村子和老街在历史上是热闹过的，而且不是一般的热闹。那是清朝和民国时候，《鄞县通志》和《桃园乡志》里都有过记载。只是后来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和交通工具的多样化发展，它渐渐沉寂了下来。被我戏称为“文艺老青年”的父亲自然未能亲历老街最繁华的年代，但他依旧不无骄傲地写过这样的打油诗：“曾经鄞西第一市，便利里山十八岙。长店短摊人声沸，摩肩接踵生意好。”

水泥路没有把古村和老街带上“复兴”之路，相较于上一轮渐变式的衰落，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衰败有着断崖式的猛烈。青壮年逐渐老去，新生代出门读书工作后很少再回来，一些人开始城村两头居住，很多老屋徘徊在废弃与半废弃的状态，整个村子越来越寂寥，甚至难得听到犬吠。依旧是我家“文艺老青年”的打油诗，其中感叹道：“满眼破败楼，白发声声愁。”

大约是在2009年左右，村里来了一群人，据说是文物普查队的，后来又来了几波人，大概是古村落和古建筑方面的专家。再后来，报纸和网络就偶尔会出现这个被遗忘的“鄞西第一街”。“益泰钱庄”被重新修缮了，牌匾也挂了上去，连同“文保单位”的字样，“yi tai”在古村后辈的心里有了明确的来源和写法。“合院式”“石库门”“硬山顶”“前铺后房”“民国风格”“丁字结构”等术语被快速普及着，伴着久违的自豪感。

摄影爱好者来了，徒步爱好者也来了，老街有了零星的热闹。他们三三两两或者三五成群地在老街和老宅间驻足，扛着“长枪短炮”或者举着手机边走边拍。然后他们唏嘘着走了，村子又恢复到平常的冷清。说实话，如果有一天村子突然人声鼎沸、游客如织起来，这自然是人们盼望的好事，但我更希望古村老街和老宅都能增“益”其“泰”，安安稳稳地“活着”，有烟火气，有市井声。可是，如果它们不能在这一轮的乡村凋零中幸免，我也愿这次的小热闹是古村和老宅不失优雅的一次回眸。

如果让我选一首歌送给这古村老街，那一定是张雨生的《一棵秋天的树》。犹如秋天的树，古村老街“时时仰望天，等待春风吹拂”，但若“季节不曾为我赶路”，“我”也“不与命运追逐”，“因为最美的在心，不在远处”。